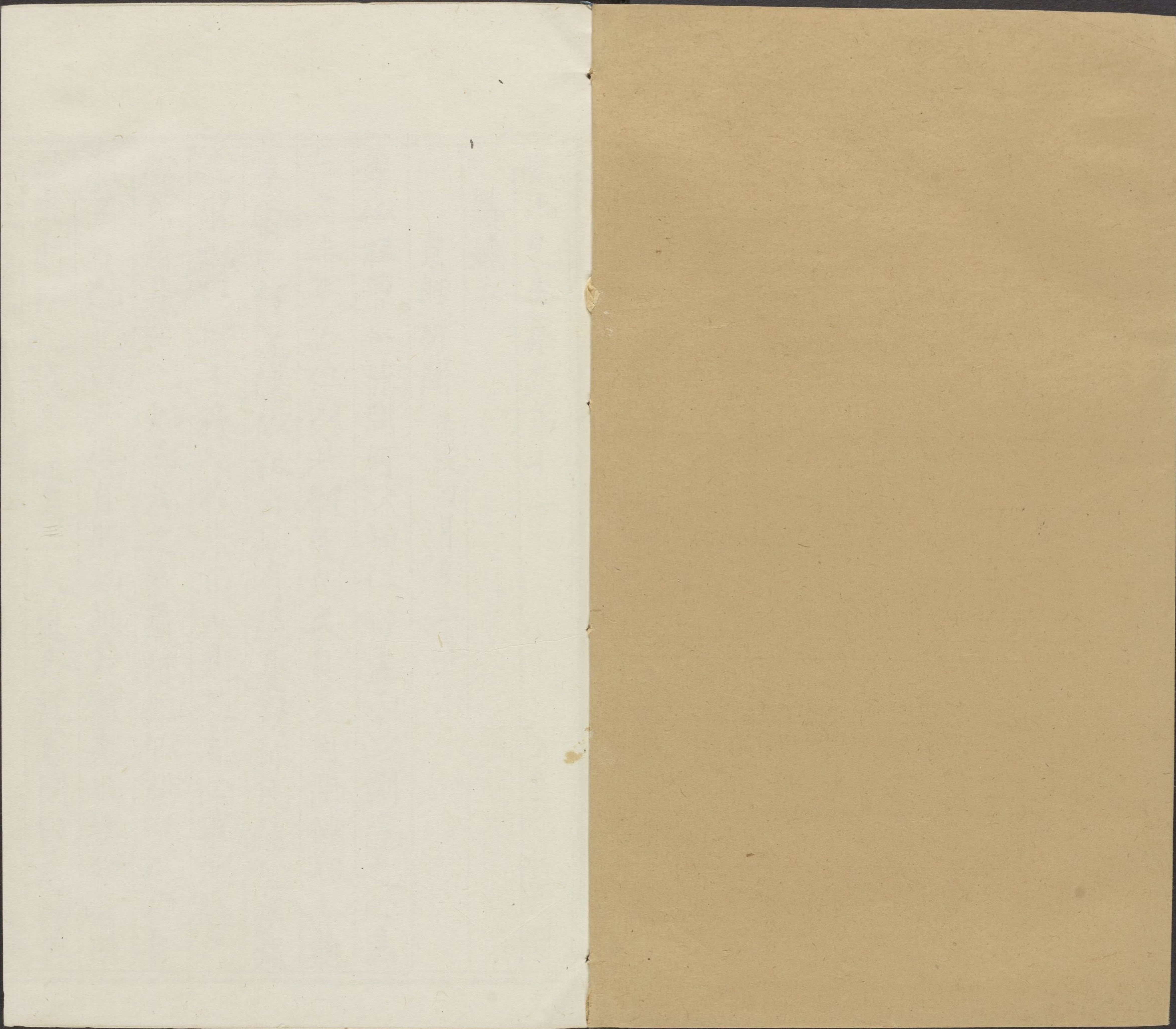


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8

<sup>50</sup>  
T 53~~55~~ / 4264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語錄二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子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舍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季厚之一生雖一椀飯友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其養皆不敢過故身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賚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為者如何耳

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

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談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大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益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益取諸益日中為市益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益取諸渙服牛乘馬益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宣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牆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澁僻之中人友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算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益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慙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

者幾希如管仲友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返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弱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嚳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季也至十八季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遠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殊安得而不辨乎此春殊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季書鄭弁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弁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或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殊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夫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

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秣稷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季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夫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算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

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還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棘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

生為學夫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夫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或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季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季之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基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



難浚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  
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雖未嘗忘或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  
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  
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夫當如此大槩必

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  
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  
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  
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眎聽言動無非禮所以  
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  
牙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  
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

子所為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淺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于庶佐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已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揚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

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  
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  
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  
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  
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  
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  
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  
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季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  
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  
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忠此是甚  
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  
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

上下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夷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蒞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覓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季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舜干羽是也古之習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政

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友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奔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友可乎曰然

問舜之嘗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禹不可以無皋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啜遇於一哀而出涕遂晚駮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駮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啜予天喪予

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  
其於此奚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  
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說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  
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  
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  
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驅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  
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  
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  
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愛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  
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  
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奉  
而違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

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林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或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奔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媿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備其曰齊子夕發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深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十一  
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艮止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復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淡知之若淡知而體之自有



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大惟聖人力  
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毫即  
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  
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  
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邪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返也其效  
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庶鳴  
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  
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  
協味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  
雖然後乃命羲味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  
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  
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為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目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瘵博而道瘵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邊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盟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顛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繇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言其不費物而費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

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為繇文末節者偽而已故老子絕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

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錄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  
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  
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  
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  
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  
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報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燠祭祀以時思之其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偃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敎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偃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太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夫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或

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  
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  
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  
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  
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  
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  
孔子蓋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子蓋作處則管仲自小曰  
孔子蓋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  
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  
斥以自治者俱亾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

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  
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身何足道哉如孟  
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  
孔子何為淡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  
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  
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  
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  
柔浸灌蒙恥忍后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  
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

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  
此軍而入也彌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  
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  
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夫不能  
沒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氏故為此說曰  
既知其皆為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  
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  
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  
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夫無智略庸謬人身方  
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  
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  
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  
賢之列夫可謂奪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  
謂之社稷臣可也然夫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  
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蓋  
后其濱於死者友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  
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  
勦業乘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  
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

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  
有可取者又言班固傳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  
平然安劉氏者必勅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  
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夫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  
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  
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  
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  
為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  
以救時據其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  
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  
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却  
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  
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  
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  
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邊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



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

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

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兒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

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夫不言至勉公與弟虞

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

不動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

曰寬則得眾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

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  
虐百姓耳然寬大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  
予致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  
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  
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  
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或無所施其怒無知  
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志  
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窞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  
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卽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  
姓買鹽其初或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價不可  
脫為民父母豈可輒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  
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  
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

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  
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衣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  
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  
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  
處曰若不使它自為或不肖還聽時如何曰如此則  
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才  
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負其  
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友莒之詰也若實尊周專  
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  
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  
病者鑿藥人賴以活甚眾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  
收息則眎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  
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  
未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設小管仲只為見它  
不破近世儒者如荊公雖知卑管仲其實未識它未

盡沉於餘人人若知王良善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夫不教人喜夫不教人怒

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夫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遠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味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總腦便休夫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宣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債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

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耨者九一至周公則受而為徹文  
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  
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季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  
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  
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  
所容心因時察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

神考十九季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救時弊  
使百姓也假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  
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使百姓也是矣神考  
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

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季海內安  
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大

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

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

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

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

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頌以為不孝乎

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

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

有宏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辨即勝

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 神宗處若下註  
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友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  
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  
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  
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  
它日密院友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  
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  
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要問如  
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  
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  
木是真欲人之謗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已者有所未至故  
雖小人怨詈友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  
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年不知  
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年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  
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  
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已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  
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

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  
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  
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  
迄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  
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  
理會今分明今反謂它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隸是  
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  
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  
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了不正要得常正除

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  
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  
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味致中和則天地可佐萬物可  
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  
只顏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  
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顏子  
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翰  
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一  
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

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使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為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間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因讀東坡咏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艸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或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荊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斂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

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或亦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夫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

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夫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債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徃徃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徃季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程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兒僕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  
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  
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  
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寘於彼矣若其所  
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  
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季五  
十者自此徃徃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季五十則  
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  
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  
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  
收養或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  
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  
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  
責之此為待之盡然或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  
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  
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  
其受賂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  
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  
可責之以不受賂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

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執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  
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祿  
友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  
減十千彼有何事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祿乎  
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諭之宜其以為  
虛文而算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吏  
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  
若皆守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  
而不許差輒筮者徒二季然法當募上戶其傭二千  
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豈有上戶傭利若干錢而  
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其執須至彊使為之是名  
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諸  
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然翎毛非人所常  
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  
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執亦  
須至抑派是名味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  
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巳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  
以行也令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

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必行法必宛轉為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傳周公公孫碩膚赤鳥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劉禰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為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計於魯縣子謂謬公哭之而曰有變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計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為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計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味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味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夫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淺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六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友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為它官逃此之彼彼夫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

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  
師川曰極是矣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勉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  
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  
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死天也桓魋其  
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  
何尤人之有孟子不謂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  
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  
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  
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矜清  
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  
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  
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夷豈得  
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算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  
算道不言其聲如雷竺尼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  
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  
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

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  
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  
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  
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卽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  
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湏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  
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湏是聞  
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  
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  
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  
道則略無豪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  
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  
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  
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湏是聞道  
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翰曰詩極難卒說大抵湏要人體會  
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



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益如此也須當想象睢鳩為何物知睢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味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翰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公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鼃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執是友七國之執其意蓋欲歸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眎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節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

崇虛名而受實弊乎哉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芻其民可也豈容如此棘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

言朱公揆上殿

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

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上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一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益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復為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

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  
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  
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  
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也歟夫是之謂  
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  
而禹之事為逗畱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  
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  
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  
於書言象意之表此益其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主正如杜順作法  
觀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屋道理曰未  
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  
洞達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  
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思知性不用問人  
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是三者初無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  
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天取之其言曰陽城益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友  
甚哉此論似近屬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  
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  
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  
遇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  
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  
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  
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  
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  
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  
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  
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  
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  
所難能也取之友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